

俄罗斯生态文学

周湘鲁 著

欧美
生态文学研究
丛书

OUMEI SHENGTA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学林出版社

本书由“厦门大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资助

I512.06
Z803

欧美
生态文学研究
丛书

5007

俄罗斯生态文学

OMEI SHENGTA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周湘鲁 著

I512.06
Z803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生态文学/周湘鲁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9. 10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

ISBN 978 - 7 - 80730 - 907 - 9

I. 俄... II. 周... III. 文学史—研究—俄罗斯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8554 号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

俄罗斯生态文学



作 者——周湘鲁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 × 1240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7万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907 - 9/I · 156

定 价——1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曾繁仁 鲁枢元 Scott Slovic

主 编：王 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诺 李美华 华 海 周湘鲁

诗哲魂 夏光武 程相占 Lars Kaempfner

总序：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 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王 诺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是由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学术专著。这套丛书计划出版欧美生态文学研究概论、西方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发展概述以及重要生态文学家专论等一批著作。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是目前我国高校唯一的专门研究外国生态文学的学术团队。它组建于2004年，依托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由二十余名教师和研究生组成。厦门大学中文系对这个研究团队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厦门大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20世纪世界汉语语言与文学研究”资助了这套丛书的出版。该项目的负责人是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博士。

从1999年开始，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成员就致力于与外国生态文学相关的研究，在《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里，以一章、六万多字的篇幅研究了“外国文学中的人与自然”问题。2002年，本团队成员在国内学界首次发表论文全面评介西方的生态批评（《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2003年，本团队的第一本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也是我国学界的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研究团队正式成立之后，将主要的研究方向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欧美主要语种、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的系统介绍；一是



对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前者已经完成了《美国生态文学》、《英国生态文学》和《俄罗斯生态文学》，同时正在编写“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后者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有《生态诗人斯奈德研究》、《永远的瓦尔登湖——梭罗研究》、《圣经》文学的生态角度研究、利奥波德研究、卡森研究、艾比研究、迪拉德研究、贝里研究等，其中的一些中期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例如包含四篇译文和两篇论文的“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比生态文学作品小辑”（《世界文学》2005年第6期）、包含四篇译文和一篇论文的“美国作家雷·卡森作品小辑”（《世界文学》2007年第5期）。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高度重视对生态思想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本团队成员在国内学界首先倡导“生态整体主义”，首先批判“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论”，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读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生态整体主义辩》、《儒家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唯发展主义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莫兰的发展批判和科技批判》、《生态美学：发展、观念和对象》等论文。本团队目前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等研究课题，正在撰写欧美生态批评史，并对主要的西方生态批评家进行研究。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特别重视全面占有和把握第一手的原文资料。在英语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方面，本团队拥有的原文资料在国内学界堪称最新最全。本团队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除生态文学史的概述之外，所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无论是教授的科研还是研究生的研究，基本的前提都是阅读和研究原文作品和原文参考文献。即便是硕士研究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学位论文都不能通过。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外国生态文学作品和生态批评专著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还因为我们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现有的外国生态文学译本存在大量的误译。在迄今已开设了四轮的硕士课程“英语生态文学原著细读



与翻译”上,本团队的教授和研究生对照原文细读了几乎所有的英语生态文学作品中译本,找出了大量的问题。问题不仅出在英文水平和翻译技巧上,而且出在译者的生态思想积累不足上,这便导致了译者不能充分理解和准确传达作品的生态思想蕴涵。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始终重视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本团队的所有教师都有一年以上的国外留学或访学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们有机会与国外学者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迄今为止,本团队与美国、英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学者或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本团队的教学和研究得到美国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研究项目团队的大力支持。这两个研究团队不仅教师之间有密切的往来,研究生之间也有频繁的联系。2006年6月,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研究项目负责人、生态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创会会长、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主编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专程来到厦门大学与本团队交流,同本团队的教授和研究生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学术对话。对话的压缩版发表于《读书》杂志2006年第11期。本团队学者的专著《生态与心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了这次学术对话的全文。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进行互动式教学与研究。为了增强教授学者之间以及他们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我们开设了“厦大生态文学团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ecoliteratureatXD)。每个研究者和研究生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读书感受发表在这个博客上,同时对别人的博文进行评论或质疑。利用博客这个不占用物质空间、耗费资源很少的绿色虚拟空间,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相长,而且使团队聘请国内著名生态思想家、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研究者担任网上教学的兼职教授成为可能。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把生态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出版这套



丛书,主要还不是出于纯学术的考虑,而是出于对我国和整个世界生态危机的忧虑和为缓解生态危机作出贡献的责任感。

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在生态文明日益受到人类重视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必须变革人类的思想文化。许多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思想家都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不是工业、不是技术,那些都是表层原因,真正的深层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①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②

正因为如此,生态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以生态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作为指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了生态的危机,进而促进人类的思想文化变革。只有改变人类根深蒂固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思想文化,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

① 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PMLA* 114. 5 (Oct. 1999): p. 1098.

②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



总 序

义、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观、科技至上观等导致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发展观、与自然和谐相处观、人格完善动力观、绿色科技观,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才可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

美国高校第一个获得文学与环境研究教授席位的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指出:“当前的环境问题大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换句话说,它们是文化的副产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文学研究者大有作为。文学研究者的生态使命与他们的专业和专长密切相关。他们要做的主要不是用业余时间参加具体的环保活动,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通过文学批评探讨“文学究竟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文学及文学研究能为缓解生态危机发挥什么作用。“文学学者擅长于追问价值、意义、传统、观察点和语言”^①,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但却能够为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作出贡献,为构建生态文明作出贡献。

正因为如此,与20世纪以来多数文学研究流派和批评流派不一样,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文学研究内部,不是来自研究者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的逼促和强迫。生态文学研究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学者们内在的生态责任、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文学研究注入了强大

^①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xxi, xix, xxii.



的生命力。

生态批评的元老之一、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格伦·洛夫在其专著《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态学与环境》(2003)里指出，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生发于对现实的生态危机的忧虑，生发于教授、学者们对消除生态危机这一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的介入冲动。因为，“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教师、学者和公民都应当为现实世界付出努力”^①。

英国的生态文学研究权威学者乔纳森·贝特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②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连同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研究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

生态批评的首倡者密克尔指出：“文学究竟是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地球生活的一种创造行为，还是使我们与之疏远的行为？从无情的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角度看，文学究竟是有助于我们的幸存，还是加速了我们的灭绝？”^③人类的文学要为生态危机负责，它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反生态文学的延续就意味着生态灾难的延续。文学家和批评家必须通过改造文学来结束对自然的犯罪并且赎罪。生态文学及其研究是一种救赎性行动。

格罗特费尔蒂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许多人都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却发现我们处于两难境地。我们的性格和才能使我们置身于文学系，然而，在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之时，再像通常那样

①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p. 10, 7.

②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③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Literary Ecology and A Play Ethic*, Third Editio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p. 4.



总 序

工作就显得没有良知和轻薄了。如果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①生态危机的确使我们的许多思想和学术探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了。“危机”是什么?危机是一个很重的词,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向万丈深渊。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即将摔下万丈深渊,他还在振振有词地探讨一些深奥莫测的无关生态甚至反生态的哲学问题或文学问题,这难道不滑稽吗?在一艘出现严重故障的宇宙飞船上,如果宇航员还愤愤不平地进行名分之争或流派之争,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们如果不能成为出路的一部分,我们就注定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应当也必须有助于地球和人类的幸存,而绝对不能成为加速其灭绝的思想文化动力。生态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专业、一个学科分支,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它更是一种救赎行动——拯救地球和自我拯救的行动!

(王诺博士,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带头人、教授)

^①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xx—xxi.

前 言

在任何一个民族历史的开端,大自然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当文明越来越发达,人的身体和心灵却离开自然越来越远。钢筋水泥和电子产品包围着我们,大自然不再用壮丽的景观给我们以震撼,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不再给予我们关于宇宙人生的启迪。人的力量已经太强大了,强大到藐视自然。曾经滋养我们身体、慰藉我们灵魂的大自然,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剩下“被利用”的物质价值了。人类滥用科技能力对自然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为回应,大自然也不再以无穷无尽的力量包容我们。但是,人类毕竟是从自然襁褓中走出的孩子,与母亲的联系难以割舍,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现代人的心里,都有一份回归自然、重返天真的情结。

俄罗斯是一个与自然关系特别密切的民族。尽管生态危机已经是全球性的问题,但由于地广人稀,而且大片国土自然条件恶劣,难以成为经济开发的对象,俄罗斯相对而言还是保留了更多原始状态的大自然,这个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民族也一直没有完全放弃文明早期形成的对大自然多神教神秘主义的体验。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俄罗斯民族灵魂中还保持着强有力的、与俄罗斯大地的神秘性和俄罗斯原野的广袤性相联系的自然的原素。在俄罗斯人的‘天性’中,自发的原始力量,较之西方人,尤其是受拉丁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人们,更为有力。天然的异教因素也进入到俄

罗斯式基督教之中。”^①

虽然俄罗斯人在公元988年就皈依了基督教,但多神教信仰顽强地存留于民间,甚至融汇于正统的东正教之中。在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里,预兆、迷信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家神、林妖、水妖也时常出现在言谈玩笑中。以谢肉节为例。古斯拉夫人在每年2月底3月初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庆贺太阳神的胜利,迎接春天的到来。在基督教被引入俄罗斯之后,这个典型的多神教节日并未消失,而是与东正教四旬斋前的活动融合起来。在复活节前40天的大斋期开始之前,人们要吃足荤腥,因此被称为“谢肉节”。在这个基督教节庆上,人们进行各种民俗娱乐活动,许多仪式直接脱胎于多神教节日。例如吃象征太阳的薄饼,焚烧象征冬天的稻草人等等。迎春送冬的多神教节日与东正教的谢肉节合二为一,多神教文化借助东正教的外衣得以延续。

在俄国文学里,大自然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从俄罗斯文学的源头开始,大自然的形象就在悲欢离合的际遇中陪伴主人公左右。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于自然、对于人自身的认识不断变化、丰富,文学中的大自然形象也在不断变化、丰富。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大自然是“物质”的,为人类生存提供保障;但更是“精神”的:大自然—母亲、大自然—家乡、大自然—宇宙、大自然—历史的母题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特别活跃,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呈现。俄罗斯文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向我们传达着由大自然所启迪的美和哲理。自然对于俄罗斯文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说:“一个不热爱、熟悉、不了解大自然的作家,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够格的作家”^②。艺术家

^①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② 巴乌斯托夫斯基,《面向秋野》,张铁夫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前 言

们从大自然中获得艺术灵感,与永恒和宇宙交流。“地球自然——是我们人类与‘永恒’之间的唯一联系者和中介者,很显然,我们每个人依附‘永恒’、感觉‘永恒’就是我们生存的涵义、生存的原因和目的、生存的能量(而任何能量都必然依附自己的源头)。”^①俄罗斯文学有着强大的人道主义传统,精神道德探索、社会伦理思考是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恒常主题。在这一方面,大自然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自然是检验人性的标准。从一个人如何对待大自然,可以判断他如何对待他人,可以推知他的精神世界是美是丑。这足以佐证俄罗斯文学与大自然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

俄罗斯有热爱自然、珍惜自然的传统,但是,破坏森林、破坏大自然的行为在俄国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不过,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只是到了20世纪初,破坏大自然才变成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行为。特别是在苏维埃早期,由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产生了“人定胜天”的盲目乐观情绪,进行了众多“改天换地”的大规模工程建设活动。苏联文学也放弃了俄罗斯文学中对待大自然的美好传统,开始为机器、为“征服自然”唱赞歌。苏联文学的“生产建设”题材文学就反映了苏联社会为了发展工业漠视环境问题和生态利益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文学按照题材将文学分为“农村”题材和“生产建设”题材。尽管如此分类不太符合文学一般规律,但是对于我们讨论文学中的生态主题却提供了不少便利。许多苏联“生产建设题材”的作品讲述了苏维埃建设者们开垦处女林、开凿运河等等“驯服”大自然的壮举。这些作品歌颂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们改造生活的激情,但是,对于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开发自然资源中破坏生态的行为,要么视而不见,缺乏生态视角,要么秉持一种反生态的立场,认为人类应当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例如,列昂诺夫的

^① 扎雷金,《文学与自然》,陆肇明译,《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4期,第47页。



《索溪》讲述建筑工人在遥远的北方河流——索溪上建立联合造纸厂的过程。作者只关注造纸厂可以解决纸张供应的不足,却没有看到造纸厂这样消耗木材、污染环境的工厂对原始森林造成的巨大破坏。而莎吉娘的作品《中央水电站》则描写了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湍急河流上建设大型水电站的工程。工人们采用大马力的推土机推平了茂密的原始森林,然后将那些毫无用处的木头烧光。接下来又让河流改道,为水电站让路。人们坚信,为了更为美好的生活,如此改变自然是必要而且合理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着的整体系统,牵一发将动全身。

然而,大自然的报复很快表现出来。化学污染、气候改变、地质灾害、土壤沙化、河流改道甚至消失……事实的教训让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人在大自然之中的位置。1953年,《索溪》的作者列昂诺夫写出了呼吁保护大自然的重要作品《俄罗斯森林》。这显示了俄罗斯社会在生态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但是,由于“惯性”的作用,苏维埃早期不恰当的发展政策所种下的错误观念仍顽强地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再加上缺乏得力的行政措施,苏联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进一步加剧。俄罗斯文学素有关心社会问题、回应现实迫切问题的传统,在生态危机面前,这一传统再次得以发扬光大。拉斯普金、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严肃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俄罗斯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寻找社会根源,警示人们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大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

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是苏联公众生态意识觉醒的转折点。这次事故造成事故处理人员和当地居民短时间内大量伤亡,让半径30公里的地方成为生命禁区。不仅如此,放射性尘埃漂浮几千公里,影响了许多欧洲国家。切尔诺贝利事故让整个苏联社会深切体会到何谓“生态灾难”。这时,各大媒体正在讨论苏联政府酝酿已久的北水南调工程。包括著名作家扎



前 言

雷金(水利专家)、艾特马托夫、拉斯普金,学者利哈乔夫等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学者纷纷呼吁停止工程。他们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文人景观和北方传统文化的角度反对这个巨型工程。在这次大讨论中,文学家们的意见对公众舆论影响非常大。最终,相关部门放弃了这个“世纪工程”。^①由此可见,俄罗斯文学家们并未将环保事业的界限设定在文学之内,他们正积极地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实践。

自然的形象、人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伴随历史发展而产生变化,文学反映了这一变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变化。扎雷金在《文学与自然》里写道:“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上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是别的,而只是文明的交替。依据‘人是自然的主宰’这条原则产生的文明正在终结,另一种文明正在来到,这种文明清楚上述原则引起的恶果,但依然不清楚应该怎样改革。”“新文明的目的——生态平安——必将使经济、政治和教育服从于自己。”^②而俄罗斯文学,一如既往,是新文明的催生者与传播者。

^① 见余一中,《地球不是魔方——苏联北水南调工程下马追记》,《俄罗斯文学的今天和昨天》,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

^② 扎雷金,《文学与自然》,陆肇明译,《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4期,第47页。

目 录

总序: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1
前言.....	1
第一章 19世纪之前俄国文学中的自然	1
第二章 19世纪俄国文学的自然主题	12
一、诗歌与小说中的自然	12
二、“渔猎”与生态保护	31
三、丘特切夫的自然哲理诗	36
四、远东的人与自然	58
第三章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的生态主题	74
一、新农民派诗歌中的生态内容	74
二、叶赛宁诗歌中的大自然	79
三、“钢铁赞歌”	92
四、反乌托邦文学中的生态思想.....	108
第四章 主要的苏联生态文学家.....	113
一、普里什文.....	113
二、列昂诺夫.....	131
三、阿斯塔菲耶夫.....	147